

略述治学经历

国瑜生于边僻之乡，儿时因疾病折磨，资质粗笨异常，习惯于孤独生活。年九岁始发蒙，因不懂汉语，只用本民族（纳西）语言讲解汉字，颇感困难。读小学、中学时，常促居小屋，终日伏案呶唔。稍长，自署书室曰“困而好学斋”以自勉。假日，从和让（德习诗谦）先生词者六年，未尝有佳作。将远游，先生临别赠言，诵《王渔洋诗话》“诗有别才，非关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之句，谓：瑜生性质朴，缺乏“才”、“趣”，而肯勉力，“学”、“理”可就；一生功力，能为学人，不宜为文人。此深知之言，铭记在心，拳拳弗失矣。

公元1923年至北京升学，多闻议论，胸襟开阔。次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因一场大病，休学二年，复学读本科。时“整理国故”之风甚炽，乃习考据学。先后从钱玄同（疑古）、余嘉锡（季豫）、马衡（叔平）诸先生，治音韵、训诂、目录、校勘、金石、名物之学，且得高步瀛（阆仙）、吴承仕（检斋）、黎锦熙（劭西）诸先生启发教育，稍知读书门径，每有论述，发表于期刊，亦有存稿（有可取者，已编定《广韵声汇》一书及《困学斋杂著》五种）。又先后从陈垣（援庵）、梁启超（任公）、杨树达（遇夫）诸先生治史地之学，钩稽故实，发微阐幽，且多读西域、南海译著，增益新知，亦有述作。至1933年，已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所，所长刘复（半农）先生催促瑜回乡习

纳西族象形文字。秋间过昆明，获晤袁嘉穀（树五）先生，询所学，蒙赞许，纵论滇人旧学，亦颇谓然。时周钟嶽（惺甫）、由云龙（夔举）、赵式铭（星海），方树梅（曜仙）诸老辈纂修《云南通志》，鼓励瑜专心本省文献，意有所动。即至丽江，习纳西文字成。次年复过昆明，携《云南备征志》、《滇系》诸书，六月至北平。数日，刘半农先生病歿，将整理纳西文字，无从请益。友人董作宾（彦堂）介绍至南京从赵元任、李方桂两先生治语言学，编写《纳西象形文字谱》。居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内藏书甚富，得纵览之。南京国学图书馆多善本书，时往假读，约一年间，辑录云南地方史资料。是时，有中、英会勘滇缅未定界之议，痛感清季外交，丧权辱国，多作文议论，发表于报刊。所撰《纳西象形文字谱》成初稿后，携往苏州谒章炳麟（太炎）先生求教。复谒李根源（印泉）先生，以云南史请业，颇蒙教诲，谓瑜所论界务多空洞，当亲履边境，研究地方史事亦甚有益，乃以参与界务交涉。1935年9月赴滇西边区考察，周历傣族、拉祜族、佤族地区，于1936年夏归至昆明，因袁树五先生强留，教读于云南大学，至今已四十又四年矣。其初，授课之余，致力研讨云南史地之学。自1938年以后，连年兼任云南通志馆编审、审订、续修之职。分纂建置沿革、金石文字、宗教、族姓诸目，其余多参加讨论。又协助李印泉先生编辑《永昌府文征》，多作题跋。自1937年抗日军兴，内地大学及研究所有播迁至西南，加强抗战大后方，各地学人多来集昆明，尚论边政，瑜与凌纯声、向达、楚图南、闻宥诸友好主办《西南边疆》杂志，出版至十八期而辍。云南大学成立西南文化研究室，瑜主其事，筹资编印丛书，先后成十一种。一时各地以研究边疆问题相号召，多有专著。瑜研究云南史事已有集稿，拟作专书；然分目既多，颇感芜杂，成稿者尚少。

我国自远古以来在辽阔地域逐渐形成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而各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边地长期处于落后阶段。历

代王朝设置政区，适应社会基础。秦汉以来有内郡、边郡之分，隋唐以来有内州、边州之别；此乃政权形式不同，国家主权则无二致。由于统治者之偏见，歧视边地，认为羁縻，实行大民族主义压迫，更使发展延缓。史家倡“异内外”之说，发挥“尊王攘夷”、“夷夏大防”等反动观点，为统治者服务，史籍记录缺略不实，且多诬蔑之辞，如班固《汉书·叙传》说：“西南外夷，别种殊域。”用“外”、“别”、“殊”之贬词，历来史籍如此。故长期以来，边地历史遭到歪曲诬蔑，真相被隐晦，考究史事之作亦甚少。至近世始稍改变，则因帝国主义侵略，俄、日在北方，英、法在南方，窥我边陲，危及堂奥，有识之士，留心边事，乃有西北地理及满蒙史地之学，蔚为风气，多有著作，打破已往沉寂。而西南，则英帝自印度侵占缅甸，法帝囊括印支三国，侵入我云南。当中英、中法交涉界务时，有“既失藩篱于前，又蹙边境于后”之叹。时人多有慨愤文章，登诸报刊，至于研究史事之专著则甚鲜，比之西北、东北、北方逊色多矣。抗日战争期间虽有述作，成就亦少。

新中国成立之后，宣告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重视边省建设，为旷古所未有，社会历史调查研究，亦大改观。1954年，周恩来总理至昆明，视察云南大学，指示历史系教学、科研应重视地方特点，出人才、出成果。乃于是年秋开设《云南民族史》科目，由瑜主讲，编印讲义成两厚册，虽为由无到有之创举，学术水平则甚低下。次年，设云南民族史专门组课程，相继成立研究室、研究所，与诸同道勉力从事，课题渐多，亦渐充实，昔日冷门寂静之学科，二十五年来已渐有繁荣景象矣。

瑜留心云南地方史，先后异趣而实相承，其初治文献之学，纂录故实，比勘考辨，囿于地方志书体例者十余年。后乃解脱，稍习科学，略知奥秘：盖从累积现象进而探寻实质，惟限于理论水平低，知识亦疏陋。数十年间积稿虽多，发挥新意而大都未惬

于怀，且近岁已体力不及，盖瑜五岁时因扑地，右眼受外伤，从此，两眼红肿，视力模糊，深受其苦。二十岁至北京获治，恢复正常，至六十岁老眼衰退，有加无已，七十岁已甚严重。出外求医无效，中西医皆言将继续恶化以致失明，但尚有三五年可用。念此生勉力治学，已有积稿而未经编定，将至一无所成。乃自1973年春清理、改造旧稿，稍有可取者编录定稿，得友人誊写清本。五六年间竭尽心力目力，完成数种，共四百余万言。其数量较多者有《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及《滇史论丛》。前二书已有条贯，分题考之、说之，而《滇史论丛》尚未竟业。《滇史论丛》率为散篇旧作，有专篇、专条及专书之部分可取者，其中多已发表于期刊，或刻印散发，亦有未刊手稿，已誊写约百万字，将分辑编定。今看书写字极感困难，期得他人帮助整理，继续编入。

云南地方史为中国史不可分割之组成部分，但自来被歧视、忽视，至今凌乱亦甚。搜集整理，分析批判历史资料，揭示历史真相，仍然是今天史学工作者的迫切任务。云南地方史之研究亦应大有作为。瑜虽目力困难，丧失独立工作能力，但意志不能稍衰，故与研究室二三同道共商，拟定八年（1978年至1985年）规划，力图将此科目提高到新水平。顾此科目，原是底子薄，且以往限于个体小生产方式，较之其他学科处在更落后阶段，须急起直追，则惟有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始克有济。所拟四项课题为此科目基本建设打下坚实根底，使有志于此者得到充分利用，贯彻实事求是原则，长期共同奋斗，发扬而广大之，非仅一人一时之事也。瑜年迈力衰，惟在大好形势鼓舞下，尚无迟暮之感，当与诸同道者黽勉从事。犹盼完成八年规划之后，尚得余年，为社会主义事业竭尽绵薄之力，勿负此生矣。

公元1980年3月18日

丽江方国瑜谨识，时年七十有八

历史地理

麽些民族考

近代纳西族居住在祖国西南金沙江上游地带，略以江流至东经一百度四分处自北而南的地带分作两个区域。这两个区域纳西族的称谓复杂，一般说来东部称为麽些，西部称为纳西，见于史籍记录则通称麽些，现在已确定纳西为共同的族名。从本族自称来说，西部自称 $na^{31} \zeta i^{33}$ ，东部自称 na^{31} 或 $na^{31} z\dot{1}^{33}$ （按： ζi^{33} 或 $z\dot{1}^{33}$ 之意为“人”或“族”），而以 na^{31} 为专名（ na^{31} 的取意不是黑，和即仁有此说，是对的），名从其主，称为 $na^{31} \zeta i^{33}$ 、纳西是正确的。至于麽些，为他称，见于记录无定字，约有二十种同音异字的不同写法，且含有侮辱，应当废除。兹述历史，征引见于记录的名称，仍其旧文，并不是认为这样的称谓是正确的。

公元 1942 年，瑜撰《麽些民族考》一文，颇芜杂，且观点多误，兹仍旧作录存之。1978 年 7 月 14 日记。

任乃强君《西康图经·民俗篇》论及滇边诸族曰：“麽些为康滇间最大民族，亦为最优秀之民族也。”瑜研究康滇民族亦同此感，将为此民族缕述史迹，以供诸世之留心西南民族者。然瑜于史籍之知识甚陋，惟以浏览所及分目汇说，略加考订。上溯远古，迄于清初，偶有见解或可供采择，尤当有谬误，希博雅君子幸而教之。

一、麽些之名称

麽些民族自唐以前分布于金沙江、雅砻江流域。在此区域内之民族甚为复杂，而麽些族特著见于记录者亦较多，惟称谓无定字，令人疑惑，兹录所知，得十数名列之于次：

名称	第一音	第二音	所见书（略举）
摩沙	摩	沙	《华阳国志·蜀志》、《元史·地理志》
磨些	磨	些	樊绰《云南志》，新、旧《唐书》
摩些			《秋涧大全集》
			《经世大典·叙录》
末些	末		《云南志略》（说郭本）
末𪛗		𪛗	王沂诗（景泰《云南志》七引）
摩娑		娑	《元史·世祖纪》牛焘诗（丽郡诗征引）
摩𪛗			《元史·兀良合台传》、《罪惟录·列传》
麽𪛗			《明一统志》卷八十六、正德《云南志》
磨𪛗			谢肇淛《滇略》卷九
麽些			《元史·地理志》、清修诸本《云南通志》
麽𪛗		𪛗	《徐霞客游记》七、《滇游日记》
𪛗𪛗	𪛗		《张允随奏折》（《史料旬刊》第十七期）
𪛗𪛗		𪛗	《张允随奏折》
麽𪛗		𪛗	嘉庆《四川通志》九七、《清史稿》五一六

(续表)

名称	第一音	第二音	所见书 (略举)
麼麼	麼		杜昌丁《藏行纪程》
摩荻		荻	《南诏野史》卷上 (胡蔚本)
漠苏	漠	苏	英国密斯得《探路日记》译本
獫些	獫		杨松年编《盐边乡土志》
摩梭		梭	《盐边乡土志》
獫狻		狻	曲木藏尧撰《西南夷族考察记》

所录异字虽多，惟为同音歧译。其第一音异写诸字并读“明”声“歌”、“麻”韵，可置弗论。第二音诸字则以今之音读不尽一致，乃古今音变使然也。见于《广韵》者，沙（所加切）读审（二等）声麻韵，些（写邪切）读心声麻韵，娑（素何切）读心声歌韵，苏（素姑切）读心声模韵，梭（苏未切）读心声戈韵，音读并相近。今音沙、娑、苏、梭，犹与古音近，惟些之国音读ㄊ一ㄝ，南方音读ㄌ一ㄝ，与古音异。而麼些之名称，自唐以后多用些，从今音读之，则失其本音也。《广韵》些字又见于个韵，曰“楚语辞，苏个切”，见于《霁韵》曰“苏计切，楚音苏个切”，则些音有开、齐二读。至元《中州音韵》些字在车遮韵（西嗟切），而歌麻韵无之，则当时已无歌麻之音也。其作麼麼者，则元以后些字之音改从夕声；而作𪛗，则用明代丽江音，从及声。至于作荻则妄也。惟初用些字在唐代，当读歌麻韵。樊绰《云南志》，新、旧《唐书》称吐蕃所都为“逻些城”，亦作“罗娑城”，即今之拉萨，可证麼些之些字当时音读

如娑。至今称其族为“摩梭”，英文译音作 Mo—So，法文译音作 Mo—Sso，是知其族名称自古未改也。

麽些二字为一民族之称，惟有误为二族者，樊绰《云南志》卷四“磨蛮亦乌蛮之种类也”，《旧唐书》卷一四零《韦皋传》“贞元十七年（公元 801 年）些蛮千余户又降”；此云磨蛮、些蛮，并言麽些族，而仅称磨或些者乃文有脱误耳。《太平御览》卷七百八十九引《南夷记》（按：即樊绰《云南志》）“磨些蛮，乌蛮种也”；《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下》贞元十七年，“磨些蛮千余户又来降”。并作磨些蛮，可资校勘。而《新唐书·南诏传》曰：“磨蛮、些蛮皆乌蛮种”，称磨与些为二族。新传此文出自樊绰《云南志》，盖所据樊志本作“磨蛮”，下文又称“磨些蛮”，故致此误（惟据《太平御览》所引可证樊志原本不误）。《元史·地理志》丽江路曰“昔麽蛮、些蛮居之”，蒗蕨州曰“罗落、麽、些三种蛮世居之”，临西县曰“居民皆麽、些二种蛮”，则从《新唐书》而误麽些为二族名。然麽些二字为一名，无可证为二族，不容分而为二，其分之者误也。

麽些之称为译音，即其族所自名（今盐源、盐边犹如此），其本义为何？已难索解。惟麽些语称人种曰 tɕʰo，音与 So 近，则麽些者即“麽族”之意。何以称其族为麽，则难确解。惟下文将考证麽些族为《后汉书》所称之为“旄牛羌”之一支，旄亦作髦，麓、猫并与麽或磨之音近，疑为一音歧译；汉人称旄羌，而其族自称为麽人也。又今麽些语称人为 ci，不称 tɕʰo，惟在 toba 经典则多读“人”为 tɕʰo，知 tɕʰo 与 ci 为古今音变，与汉音“些”字之 So 变作 Sie、又变作 ciery 相类也。

今麽些族，在西康盐源者自称 MoSo，在丽江者自称 naçi，故或以为 MoSo 与 naçi 为二族。惟丽江附近之白子、西番、栗栗诸族称丽江之 naçi 为 MoSo，丽江土族之记录（如《木氏宦谱》）亦自谓为麽娑。自唐以来史籍皆称丽江土人为“麽些”，则 naçi

为麽些族当无疑义。然何以不用 MoSo 之名而称 naçi, 又 naçi 之名始于何时, 并无记录可考, 其族中亦未有传说。今丽江附近之民族, 永宁有 lyçi, 永胜有 baçi, 木里有 şuçi, 语言习俗多与 naçi 相近, 惟 naçi 之文化程度较高耳。此诸“族”在西番、粟粟、古宗之心目中视为一族, 而此诸族亦相亲近, 则所谓 naçi、lyçi、baçi、şuçi 者, 为一族之分支, 即初并为麽些族, 而后分派也。既分派后各立名号, naçi 之名当由是起也。

naçi 名义以今语释之, çi 者人也, 亦族类也; 与 lyçi, baçi, şuçi 之用 çi 字正相同, 与 MoSo 之用 So 字亦同, 则 çi 之取义为族类, 当无可疑。又 na 者黑也, naçi 犹言黑人或黑族。其所称 naçi 者, 乃对汉人而言。麽些语称汉人为 ha pa, 罗罗语言亦如是; 丁文江先生《爨文丛刻序》以为 ha pa 即“夏部”之对音, 犹言诸夏。在麽西语中, ha 稍变为 he, 称汉人亦曰 hepa, 而 he 有白之义, 与 na 相对称之; 如春麦谓之 hedze, 紫麦谓之 nadze, 以其皮色稍有白黑之辨也。在 toba 经中, 则称汉人为 pèr, 意即白也, 如《放牲经》(wçyp‘y) 以 pèr、na 称汉人与麽些, 此种称谓, 当以汉人与麽些之肤色稍有白黑之差, 故以为名。则 naçi 名称之起, 当在其族与汉人交涉频繁以后。又 toba 经中谓汉人、藏人与 naçi 为三弟兄之后裔分居者, 即指中国与吐蕃, 所以作如是比拟, 当在 naçi 族之政治组织粗备以后。以此推之, naçi 名称或在梁、陈以后, 麽些族之一部自定茆(今盐源县)分居丽江, 始立名号也。

naçi 不过为麽些之一支, 其文化程度较高。见于记录者, 每以 naçi 代表麽些族, 近来学者有谓麽些一名 naçi (如美国 J. F. Lock 所云), 不加分别。然在 naçi 族中, 以麽些称之为侮辱, 盖以麽些为野蛮时代之名称, 而 naçi 则已开化时代之名称, 故其种人之心目中认为当有分别也。瑜尝旅行滇省西南边界之卡瓦山, 其地为卡瓦族所居。卡瓦之一支信奉小乘佛教, 读撰

夷文书，不杀人头祭谷，自称曰 la，汉人呼之曰“卡刺”；若以 ua 或“卡瓦”呼之，其人怒目而视，以为 la 与 ua 当有分别。实则 la 即 ua 之一支，惟文化程度不同；而其族中以为名称当区别者，与 naqi 与 MoSo 之当区别正相类也。于此可见，一民族之名称，用以代表一文化集团而非代表一血统集团；此于西南民族莫不如是。吾人研究西南民族，苦名号繁多，实由一血统民族文化歧异，则各立名号，愈分而愈多；亦有数民族之文化融合，名号渐失者，若甲民族之少数人迁至乙民族区域，久之即被以乙民族之名称。今日 naqi 族中，不少有汉人及其他民族之血液，而既同于 naqi 文化，亦直视为 naqi 族也；又有初为 naqi 族，迁与其他民族同化，则又以其他民族称之。总之，民族名号之立与失，即为其文化关系。以中原、江南言之，古代众族之名号今已不存，因众民族之文化已融合于汉族文化，即认为汉民族；若以古代之名号称之，则视为侮辱也。今西南民族，每有讳称其种族之名，盖以为文化已同于汉人，无须存在其初有之名号。正由一名号代表一文化集团，既无独立之文化，则特有之名号亦无存在之必要。想必有一日，西南民族之众名尽归于消灭也。若以血统言之，今日西南民族中，鲜有不混血者。众族之汉文化程度有差异，亦即汉族血液多寡之差异，所以犹保持其名号者，则由历史观念使然耳。今之 naqi 族受汉文化陶镕已深，则不惟不用麼些之名，即 naqi 之名亦可废。然瑜此文所研究者，为其族之古代文化，故仍用其族名，且为名号之一致，故用麼些之名，申述于此，希读者察焉。

二、麼些民族远古之推测

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越岑嶠郡定笮县曰：“县在郡西，渡泸水，宾刚徼，白摩沙夷。有盐池，积薪，以齐水灌而

后焚之，成盐。汉末，夷皆辄之。张嶷往争，夷帅狼岑、槃木王舅不肯服；嶷擒拏煞之，厚赏赐，余类皆安。官迄有之，北沙河是。”（《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此文而稍略）按：定祚县沿革，嘉庆《四川通志》卷四《舆地志》宁远府盐源县曰：“汉定祚县，属越嶲郡，为都尉治。后汉因之。晋曰定祚，宋仍曰定祚，齐省。后周置定祚镇，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改置昆明县，属嶲州。后没于南诏，改香城郡。元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内附，十四年（公元1277年）立盐井千户，十七年（公元1280年）改为闰盐州，隶德昌路。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改州为县，立柏兴府，隶罗罗斯宣慰司。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改为柏兴千户所，属建昌卫，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改盐井卫。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罢卫，改置盐源县，属宁远府。”自来说者如是，证之古代记录亦无不合，当可从之。常志所谓越嶲郡“西渡泸水”者，泸即若水，今之雅砻江（下文有详说），则定祚非今盐源县境无以当之。又“常志”谓“有盐池”，按：樊绰《云南志》卷七：“昆明城有大盐池，蕃中不解煮法，以咸池水沃柴上，以火焚柴成炭，即于炭上掠取盐也。”其取盐之法与“常志”所说同，盖至唐代未改也。樊绰《云南志》又记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收昆明，始知煮盐如汉法。今盐源县所产盐谓之“帽壳盐”，煎卤制之，形似名也。

定祚县之民为摩沙夷，摩沙即麼些同音异字，上文已释之。即以地理言，唐代之昆明县即汉定祚县故地，其民族以麼些为盛，可无疑义。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三十四盐井卫曰：“《华阳国志》越嶲郡‘西渡泸水宾刚微，曰（按曰字今本常志作白，不识白为曰字之误否）摩沙夷’，志（按：即《盐井卫志》）谓麼些人病则刺肉取血，有誓则击石拏狗者也。”此以麼些释摩沙，所说甚是。

麽些名称之记录，瑜所知者莫先于《华阳国志》，且志谓狼岑、槃木王舅即摩沙夷帅。按《三国志》卷十三《蜀书·张嶷传》曰：“定笮、台登、卑水三县去郡三百余里，旧出盐铁及漆，而夷徼久自固（按：固当读为锢）食。嶷率所领夺取，署长吏焉。嶷之到定笮，定笮率豪狼岑，槃木王舅，甚为蛮夷所信任，忿嶷自侵，不自来诣。嶷使壮士数十直往收致，挾而杀之，持尸远种，厚加赏赐，喻以狼岑之恶，且曰：‘无得妄动，动即殄矣！’种类咸面缚谢过。嶷杀牛飧宴，重申恩信，遂获盐铁，器用周贍。”“常志”所说即本此。从《张嶷传》知狼岑、槃木王舅为定笮夷豪帅，狼岑乃其名称，槃木王舅者，当以与槃木王为婚姻也。夷人同种通婚，则狼岑与槃木王为同种。

槃木事迹见《后汉书·明帝纪》，曰：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三月，“西南夷槃木、白狼动黏诸种，前后慕义贡献”。又《西南夷传》曰：“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数岁，宣示汉德，威怀远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余国，户有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称为臣仆。”其境有百余部落，白狼、槃木盖特著者。白狼、槃木居之地，传谓汶山以西，汶山乃冉駹地，在蜀郡北，今为茂县，则白狼、槃木应在今西康境。又《后汉书·和帝纪》曰：“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二月，旄牛徼外白狼、楼薄夷种人内属”；《天文志》曰：“和帝永元十二年二月，蜀郡旄牛徼外夷白狼、楼薄种王唐增等率种人归义内属，赐金印紫绶钱帛”。^① 则白狼自旄牛道人贡，故谓旄牛徼外夷。按：《汉书·地理志》蜀郡旄牛县曰：“鲜水出徼外，南人若水。若水亦出徼外，南至大笮（按：大字当为定字之误）人绳。”《续汉书·郡国志》旄牛县属蜀郡属国，《晋书·地理志》

① 亦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属汉嘉郡，则旄牛地在蜀郡之西部，地近若水；若水即今雅砻江，则旄牛应在今西康泸定县附近，而白狼诸部犹在西也。考旄牛县本苻都地，《史记·汉书》并记之。《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苻都》曰：“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以为沈黎郡。至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并蜀（郡）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盖青衣在沈黎郡东（按：后为汉嘉郡严道县地），而旄牛在其西，故青衣主汉人，而旄牛主徼外夷也。旄牛县当即旄牛道，《水经·江水注》曰：“沈黎郡……理旄牛道，天汉四年置都尉，主外羌，在邛崃山表，自蜀西度邛苻，其道至险。”又《若水注》曰：“大度水出徼外，至旄牛道。”所谓旄牛道者，盖通道至旄牛族而得名，犹通僰人而称僰道，后以旄牛为县名也。

旄牛道之外羌即旄牛羌，设都尉以理旄牛羌。白狼、槃木在旄牛徼外，其种即旄牛羌也。所以名旄牛羌者，盖为其种人畜旄牛，《史记·西南夷列传》：“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苻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按：髦牛即旄牛，《汉书·地理志·绪论》正作旄牛）；《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苻都》：“青衣道夷邑长令田，与徼外三种夷三十一万口，贡黄金、旄牛毳，举土内属”（又《冉駹》曰：“旄牛，……毛可为毳”）。此旄牛为苻都外羌地之特产。《说文解字》卷二上曰“犛，西南夷长髦牛也”，此犛亦旄之异写，然非西南夷地皆有之，迄今亦如是。而称牛为旄牛者，盖为旄族所畜之牛也。《史记》以苻马、僰僮、髦牛并举，苻、僰为人种名，则髦亦当为人种名。以此推测，旄初为种族之名，所畜之牛称旄牛，于是以旄牛称其人种。又自蜀郡通至旄牛族之重镇曰旄牛道，设县曰旄牛县，此所以旄之一名衍为数义也。

旄牛族为羌种，故称旄牛羌。《后汉书·西羌传》曰：“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犛牛种，越犛羌是也；

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则羌之种类非一，而犛牛为其一支，犛牛即旄牛也。《说文解字》卷二犛字下段玉载注曰：“犛、髦、旄三字同音，故随用一字。”《史记·西南列夷传·正义》引《括地志》曰：“苻州本西蜀徼外，曰猫羌焉。”猫羌亦旄牛羌也。上文所言旄牛族在蜀郡徼外，《后汉书》以为旄牛羌在越巂，盖南迁之羌为旄牛种，至后汉，越巂近地以旄牛羌为盛也。《后汉书·安帝纪》：“延光二年（公元123年）春正月，旄牛夷叛寇灵关，杀县令，益州刺史蜀郡西部都尉讨平之”^①。《华阳国志》卷十上《李磐传》：“为长章表主簿。旄牛夷叛，攻入县，表仓卒走。”（按：磐为后汉时人，见卷十二）。《三国志·蜀志·张嶷传》：“苏祁邑君冬逢……嶷诛逢。逢妻，旄牛王女……汉嘉郡界旄牛夷种类四千余户，其率狼路，欲为姑婿冬逢报怨，……嶷厚加赏待，遣还。旄牛由是辄不为边患。郡有旧道，经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绝道，已百余年，更由安上（按：《南中志》：诸葛亮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巂），既险且远。嶷遣左右赍货币赐路，……嶷与盟誓，开通旧道，千里肃清，复古亭驿。奏封路为旄牛响毗王，遣使将路朝贡。”《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高定元自旄牛、定苻、卑水多为垒守。”凡此事迹，可证东汉若水下游旄牛族之盛。《张嶷传》所谓旄牛道已百余年者，疑即在苏祁、台登之地也。

以上所考雅砻江流域两汉所居之有旄牛羌，白狼、槃木即其种。定苻之摩沙夷无槃木同种，则摩沙当为旄牛羌之一支。章太炎《文录续编》卷六下《西南属夷小记》曰：“唐时所谓磨些蛮即羌种流人者。”所论甚是。丽江土司《木氏宦谱·阿良传》谓：“白狼、槃木夷獠等处地方无不管束。”元代已无白狼、槃木

^① 亦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之地名，乃追述史事以为白狼、槃木即其族古地名，所说当有本。赵联元《丽郡诗征序》：“白狼部居即今丽江郡地”，则以民族之迁移而误释地理也。

犹有可证摩沙为旄牛羌者。定祚摩沙夷帅名狼岑，汉嘉郡界旄牛夷王名狼路，又有先零羌酋名狼莫，而旄牛羌有白狼，武都羌有参狼，并以狼为名。盖“狼”字为其种类所习用者，而他种民族则鲜见也。

旄族以旄牛得名，字或作犛、犛、髦、猫，并与摩字同音。而摩沙之“沙”，在其族语中意为“人”或“族”，摩沙之名正与旄羌同。旄羌分支当不止一种，《后汉书·西羌传》已言“犛牛、白马羌在蜀汉，其种别名号皆不可纪知也”。而摩沙以旄得名，则摩沙盖为旄羌之主要民族，故其名号如是也。

后次则《白狼歌诗》三章，可证为麽些古语。《白狼歌诗》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祚都》，朱辅上疏曰：“白狼王唐菆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路经邛崃大山（按：即旄牛道），……远夷之语，辞意难正。……有犍为郡掾田恭与之习押，颇晓其言，臣辄令讯其风俗，译其辞语。今遣从事史李陵与恭护送诣阙，并上其乐诗。”“帝嘉之，事下史官，录其歌焉。”李贤注曰：“《东观记》载其歌，并载夷人本语，并重译训诂为华言，今范史所载者是也。今录《东观》夷言，以为此注也。”兹录歌诗三章之汉译与夷言于次：

远夷乐德歌

- (1) 大汉是治（提官隗构）
- (2) 与天合意（魏冒踰槽）
- (3) 吏译平端（罔译刘脾）
- (4) 不从我来（旁莫支留）
- (5) 闻风向化（征衣随旅）

- (6) 所见奇异 (知唐桑艾)
- (7) 多赐缯布 (邪毗缁繡)
- (8) 甘美酒食 (推潭仆远)
- (9) 昌乐肉飞 (拓拒苏便)
- (10) 屈伸悉备 (局后仍离)
- (11) 蛮夷贫薄 (倭让龙洞)
- (12) 无所报嗣 (莫支度由)
- (13) 愿主长寿 (阳维僧鳞)
- (14) 子孙昌炽 (莫樨角存)

远夷慕德歌

- (15) 蛮夷所处 (倭让皮尼)
- (16) 日入之部 (且交陵悟)
- (17) 慕义向化 (绳动随旅)
- (18) 归日出主 (路旦捺维)
- (19) 圣德恩深 (圣德渡诺)
- (20) 与人富厚 (魏菌度洗)
- (21) 冬多霜雪 (综邪流藩)
- (22) 夏多和雨 (荏邪寻螺)
- (23) 寒温时适 (藐寻泸漓)
- (24) 部人多有 (菌补邪推)
- (25) 涉危历险 (辟危归险)
- (26) 不远万里 (莫受万柳)
- (27) 去俗归德 (术叠附德)
- (28) 心归慈母 (仍路孽摸)

远夷怀德歌

- (29) 荒服之外 (荒服之仪)